



新纪元作家文丛



山中的蓝花

刘喜恩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山中的蓝花

刘喜恩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中的蓝花 /刘喜恩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7 - 5059 - 3870 - 3

I. 山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7392 号

书 名	山中的蓝花
作 者	刘喜恩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烁
印 刷	北京天河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70 千字
印 张	7. 125
印 数	001 - 2000 册
版 次	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 - 5059 - 3870 - 3/I · 2988
定 价	13. 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目

录

山中的蓝花	1
香茗村的故事	71
茵与溷	166

山中的蓝花

每天早晨一上班，县卫生局会议科科长赵金铃就安排科员林立长开会事宜。不久，人们，或赵金铃把他的姓也省略了，就叫老长。“老长，今天早晨 8：30 分去县委 210 会议室开会；下午 1：30 分到政府 202 会议室开会！”老长总是笑哈哈的，点头称是，并把会议名称、时间、会址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。每次会后，都把会上的所有材料交给赵金铃，然后是三言五语的汇报。再后来，老长索性不用赵金铃安排了，他上班就到县委 210 会议室报道，如果有会，他就签到，坐下开会。如果 210 没会，他就到政府 202 会议室。一般每天至少一个会议室开会。老长是离休后又被局里反聘回来的。他忠于职守，服从领导，按领导要求办事，从不走样。有一回，老长进了 210 会议室，大笔一挥，写上了卫生局和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就在前排落座，等待开会。妇联主席赵满青拿着讲话稿，坐到台前，正欲讲话时，感到有什么东西不顺畅，就认真查看一下，发现老长正坐在她的对面；她就格格笑了一阵，引起了与会人的注意，她笑完了，指着他说：“在这个会场上你可是宝贝了，独一无二的男性！”“啊，是吗？整错了！”老长站起来，四下一看，果真，自我解嘲地一笑，说：“这是妇联会呀！”就双手拿着笔记本在哄堂的笑声中走出了会场。赵金铃负责处理材料。有时会议多了，老长此处签到，彼处开会

的事也是有的。签到再领材料忙不过来时，赵金铃就亲自出场。赵金铃写材料快，每次都把会议精神用最简捷的文字向局长或副局长汇报。她能简捷到这种程度，能用两个字说明的，绝不用三个字，能用一个字说明的，绝不使用两个字。至于各口的工作布置，需要制定什么领导小组或方案，她三二十分钟就能搞出来。这类工作不必请示领导，她自行做主。这样，会议科就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，每天把上级机关和平行机关的精神搜集回来，经过加工处理，迅速下达到本机关和下属各单位。

所以，卫生局局长一般不参加会议。时间一长，就引人注意了。一些特别会议，有关领导亲自给局长于景晨打电话，但于景晨一般仍然不能保证亲自到会，常常还是老长到场开会。

于景晨在干什么？她上任两个月就搞了这么多的新作，什么会议科，又有个老长开会，这些都是县机关干部津津乐道的话题，充满新奇，猜测和疑惑。带着这个问题，纪委副书记江凌曾几次深入卫生局。江凌得出的结论是，于景晨沉到乡下搞调查。

于景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深入了三乡六村三十屯，走访了千余户农民。在六月中旬的一个阴雨天，她带着厚厚的调查材料，乘车向县城行进。

路很平坦。近几年全县修了许多的乡路，都是沙石路。这条从兰山乡至县城的公路属中等水平的。车外正飘洒着细雨，雨刷器不停地刷洗着窗玻璃上的雨水。于景晨怀着沉重的心情透过车窗，望着前方一片片村屯，一户户人家，她的脑海渐渐浮起了调查中张家村的一些主要情景。

冬天是残酷的，它使贫病的庄稼人陷于死亡的边缘。西北风挟着厉霰猛烈地抽打着张世民家的北窗。张世民的父亲张忠一声声地干咳着，张玉田爬起来，披上衣服，倒了一杯热水，从纸袋

里拈出两片药，走到爷爷头前：“爷，快吃点药吧！你咳嗽得挺邪乎呀！”“不吃，没用！玉田呀，快，上炕，睡觉，天，冷啊！别，感冒！”张世民也大声劝：“爹，你快吃药吧，可能是吃的次数少，不生效！”张玉田仍然端着水，捏着药片，站在爷爷的头前。张忠又剧咳一阵后，向张玉田伸出了手，玉田便把药片放在他的手上，看着他把药片放进嘴里，再把水递给他。张忠喝下两口水，把水杯递给玉田。张玉田浑身颤抖，赶紧钻进自己的被窝。还好，张忠服药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非常平静，只是外面的风雪似乎越加肆虐，像千百头野兽拱动着窗户和门，寻机扑进室内，吞噬人。终于，张忠的再次剧咳压倒了一切；那是透不过气的干咳，持续的咳。张世民起来了，扶起父亲，捶他的背，但毫无效果。“爸，请洪大夫吧，打个吊瓶，准能好！”张玉田又披上衣服，挪过来，看父亲给爷爷捶背。“怕是请不来呀！”张世民虽然这么说，但还是迅速穿上衣服，推门走了出去。洪前的诊所在村部，离张家屯有二里多路。张世民连连打着寒颤，万千把风刀直刺他的周身。他辩明了方向，裹紧衣服，向萤火虫似的灯光跑去。他急促地叩响了诊所的门。“谁呀，深更半夜的！”他听出了洪前的声音，胸中涌起了喜悦，立即请求说：“洪大夫，帮帮忙吧，我爹病重了，发烧，咳嗽得上不来气，请您去给打个吊瓶吧！”“打吊瓶？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打的！”张世民听了，心中如泼了一盆冷水。“求您了，洪大夫，给打个吊瓶吧！救救他，要不，怕是挺不过去了。”“别吓人唬道的，就是个老年病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煮煮针就到！”“那好，那好，麻烦您了，洪大夫，求您快点儿！”张世民说完，放心地往家返。到了家，借着灯光，见父亲脸上水洗似的汗，一口一口地倒气儿。张玉田哭声急问：“爸，洪大夫来了吗？”“就来，就来，他说煮煮针就来！”张玉田立刻转悲为喜，欢呼起来：“爷爷，洪大夫马上就来，您有救

了!”“爷爷，没，没事儿！洪大夫……能那么痛快……到咱家来？”张忠字字艰难地说。“当年，毛…主…席派人，那才治病……呢！有个……叫……郑姐的，神医呀！哪……有病……都给你看出来，护士叫小于，针扎得准！是她们救我……一命……要不，我……”张忠说到这儿，深深地吸了两口气，然后就异常平静。张世民和张玉田也随之紧张起来，认为老人的弥留时刻到了。但他们却意外地听见了一个微弱的歌声：“山中那个蓝花呀，年年那个开哟……”张世民俯在窗前仔细听，歌声却消失了。张玉田把耳朵贴近爷爷微动的嘴唇，果然听到了：“6.26 战士却不常有……”张玉田惊喜地喊：“是爷爷在唱歌！”爷俩又把期望的目光投向窗外，但还是没有洪前的身影。他们再仔细听，歌声又消失了，玉田惊恐地大声喊：“爷爷，你接着唱呀！”张忠微微睁开眼睛，笑眯眯地瞧着孙女，歌声又有了：“山中那个蓝花呀，你不要走，咱山里人诚心把你留，把你留……”爸，你听，爷爷唱得多好！张世民的泪水在眼圈里直打转，他对女儿解释说：“你爷想起当年那个叫郑姐的6.26 战士，她回去的时候，全村人都送呀，你爷爷他们几个年青人在山里走，唱的就是这首歌。”接着张忠又剧咳起来，张世民伤痛地说：“当年的郑姐在就好了！”说完又愤怒起来：“他洪前狗眼看人低，要是头头脑脑找他，早到了！”说完又冲进了风雪夜。当他再次叩响洪前的窗玻璃时，里边的回答是让陆村长找去了。张世民二话没说，直接来到陆村长家，见洪前正给陆村长的母亲挂吊瓶。他一见吊瓶就满心欢喜，仿佛那滴滴药液正流入父亲的血管，父亲渐渐地平静下来……睁开双眼，微笑地看着他和玉田……这时间，他听洪前说：“村长，这吊瓶，我可不是什么人都给挂的呀！有的病，说实在的，挂了它就能好，不挂，就到那边去了！”“你小子手中握着生死大权呀，给我尽点心，要不，别说我对你不客气！”听到

这儿，张世民忽然清醒过来，这吊瓶不是给他父亲挂的，是给村长的母亲，他想到父亲那剧烈咳嗽的痛苦情景，火冒三丈：“洪前，你王八蛋！看人下菜碟呀！我找你几个钟头了，到现在你连影都不影，我爹要是死了，我饶不了你！”这愤怒的声音压过风涛雪吼，在夜空中响荡。洪前向后退了两步，慌忙解释说：“村长妈肺气肿，差点儿没过去，我一直忙着抢救，这不，吊瓶才挂上。”“洪大夫，你快去给世民父亲看看！别耽误了，这儿的吊瓶我看着。”陆进发说。张世民与洪前的目光相对，前者看出了后者的厌烦，不情愿。张世民倏觉浑身骤冷，便愤然出了村长家。当他走进家门时，洪前也赶到了，他给张忠听了胸，号了脉，还量了体温，最后说：“先打小针吧！”“洪大夫，你没带吊瓶呀？”“不用打吊瓶，打一小针就见效，问题不大，老年病！”说罢他就取出注射器和药。玉田看得清楚，洪前给爷爷打了一支还没小指头长的安痛定，然后说：“多盖点儿，发发汗就好了！”张世民愤怒的目光像两把利剑刺向洪前。张玉田终于忍不住了，哀求说：“给打个吊瓶吧，洪大夫！求您了！”“看看，然后再说！”洪前说着，就收拾针管、药盒，把它们装进兜子就往外走。张世民随后揪住洪前的衣领说：“你小子见死不救呀！”“哪里，哪里，打一针先看看！”张玉田上前解开张世民的手，好声央求说：“洪大夫，你赶紧去拿吊瓶吧，给我爷打吊瓶！我爷爷说先前他得过这种病，6.26的郑姐和小于给他打了两个吊瓶就好了！”“行，行，我这就去拿吊瓶！”张玉田焦急地望着缓缓走向的洪前。张世民望着窗外，风逐雪狂，大地白茫茫，天空黑幽幽。不多时，张忠的剧咳又一次发作了，张世民紧握双拳，捶打着墙壁，然后转向父亲，悲哭着说：“爹，我背你去医院！洪前瞧不起咱这样的贫苦人家，他不会仔细给咱治病的！”张玉田啜泣着：“爸，不行！这漫天的大雪，你就是走一宿也到不了县里，乡里又没卫生院！”

“去别的诊所也行!”“爸,你没这个体力!我还是去找洪前!”说完,张玉田就冲进了暴风雪中。她不知道跌了多少个跟头,吃了多少雪,终于奔到了洪前家。刚巧迎面碰见了洪前:“哎,玉田,你又来了,你爷爷多大岁数了,怕是熬不过冬天了。”“洪大夫,快给我爷打吊瓶吧,我爷才六十八岁,能熬过冬天的!”张玉田说着就哭了。“好好好!我去我去。”当他们走到张世民家的院门前时,只见愤怒的张世民冲上来,对准洪前就是一拳,洪前被打了个趔趄,张世民接着又是一拳,又是一拳,直到把他打倒在地,才喘着粗气,卡起腰痛骂:“×你妈的,狗眼看人低!”张玉田哭着跑出来:“你给耽误了,我爷死了!”她说完也奔向洪前。洪前见势不妙,连滚带爬,拔腿逃掉……

汽车驶进县城,后坐上的李行真说:“先把于局长送回家,小王!”

“哎。”小王双手握着方向盘,目视前方,回答说。

“不,到局里!”于景晨说,“向县里汇报。”

李行真这才看出,于景晨的眼角充溢着泪水。她似乎感到李行真发现了这一点,便迅速地抹了一把,然后吩咐说:“行真,你回局,立即通知药检所,至少要出三人,明天和咱们一起下乡!”

“好!然后我在局里等着你!”

“哎!”

说话时,汽车开进了县政府大院。听说于局长回来了,全局人几乎都没走。当于局长走进办公室时,赵金铃第一个快活地喊:

“于局长回来了!县委通知,明天在 210 召开扶贫大会,点名要求你参加!”

于景晨微微地笑了，对全局人说：“同志们还都没走呀？”

老长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说：“听说你回来，都等着呢！”

“明天，我们还下乡，先到张家村。县委指示我们，立即没收洪前的药品。据反映，他给一般农民使的药十有八九是假药，给村干部和头头脑脑的是真药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李行真鼓起掌。“局长，我已经通知药检所了，他们所长带队，出三个人。”

“好，明天县公安局也配合我们。我看，赵金铃也去，也可以写写真实情况。明天还是老长替我开会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还是老做法，签了字，一坐就开会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老长说，“请局长放心！”

“谢谢，多亏老长同志替我挡驾，我才有时间摸到这么多情况！请同志们看看这些材料吧，都是真事，是我和行真边走边写下来的。农村，大多数农民缺医少药，因病致贫，因病返贫的屡屡可见。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，如何解决？我想，我们一方面要严打巫医、借医行骗、贩卖假药的活动，一方面要切实解决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！”于景晨说到这儿，想起了张忠因没得到及时有力的治疗而死去的情景，她的眼睛噙满了泪水。

赵金铃见此情景，立即夺过那些材料，认真看了几行，就激动地念起来：“洪前这个没念过一天医学校的‘大夫’，兽医出身，半路出家，自务人医，会打几样的吊瓶，但却专心为头头脑脑服务，农民反映，卖给他们的药多半不顶事，十有八九是假药……”

同志们静静地听着，忘记了下班，偶尔转头，发现外面的路灯亮了。

三天后，李行真向于景晨报告：“洪前的药 80% 是假的。于

景晨与几位副局长研究决定，取缔洪前行医资格，没收营业执照，罚款一万元，并将假药在张家村就地销毁。

这一天，县公安局没来人，于晨景带领卫生局工作人员来执行公务。陆进发吸着香烟来到卫生所，有些官长气派地对于景晨说：

“对洪大夫的处理，你们也得征求征求村上的意见呀！你们把他撤了，你们能留在这儿给村民看病呀？咱这南北二屯的，就这么个洪大夫！”

李行真当即回答：“洪前卖假药，欺骗群众，已触犯医疗卫生管理条例，必须没收假药和非法收入，再罚款一万元，取缔行医资格。”

“呀哈，你真有这么大的权力？”陆进发向李行真走进一步问：“这医生是我请来的，你们说罚款就罚款，说取消就取消？”

赵金铃勇敢地走到陆进发的对面，与他几乎不足一尺远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也是个村长？洪前卖给村民的药80%是假的，换得你们村干部、头头脑脑白吃药；再说洪前根本就没有行医资格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半吊子兽医，不取消他，还让他坑害百姓？”

陆进发向后退了退。一位健壮的年轻人挤过来，对陆进发说：

“不要不识时务，她们是代表县政府。下级服从上级。取消就取消吧，也不是什么好大夫！”

赵金铃紧跟陆进发，逼着他。他的眼睛转了几下，终于打了退堂鼓，说：

“看你们是些女同志，不和你们一般见识，你们爱咋样就咋样。我去找乡政府，回头再说。”说罢急转身走去。

“我们不理睬他！”赵金铃响亮地说。“销毁假药！”

洪前的假药被集中到诊所前面的土路上。附近的人们都闻声

赶来。张世民和女儿张玉田来了，他们用愤恨的目光瞧着洪前那臃肿的大脸。假药是多种多样的：复方新诺明，索密痛，八珍益母丸。忽然，一筐三九胃泰也抛在地上，张世民一惊，走上前，拾起一盒，左看右看，问赵金铃：

“同志，这胃药也是假的？”

“正儿八北是假的，化验结果是零，里面全是淀粉！”

“怪不得的，我这胃病，吃了几年这个药也不见效！不说别人，就我一个人这几年吃下的三九胃泰也有这么多！我问洪前这药咋不好使呢，他说吃得少，要长期吃才见效。他妈的，这几年，我和我爹把盖房子的钱都吃药了，原来吃的都是假药！”说罢又牛一样地愤怒起来，向洪前冲过去：

“×你妈的，打死你！你坑透人啦！”张世民揪住洪前就打。一位瘦弱高身材的妇女，一手拿着一盒八珍益母丸，一手像抓钩一样抓挠洪前的大脸。接着还有一些人也动起手，而且人越来越多，巴掌，撇子，拳头的，全摔在那张大脸上。转眼间，那脸就成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烂葫芦。于景晨慌了，和同志们一块儿解劝，拽这个，扯那个，但硬是不管事，那些愤怒的人们，个个都是斗士、罗汉，她们这些耍笔杆、拿听诊器的人无能为力，但是她们法力的呼声却产生了效果，赵金铃大声嚇喊：

“住手！打死人要偿命的！”仿佛是一道不可违拗的命令，围打的人停住手，并渐渐散开。洪前躺在地上，烂葫芦又涂上一些红色的颜料，但眼睛还在转动，终于伸出一只手，指向于景晨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我……要告……你去，他们把我打坏了！”说罢，那只伸出的手倏地落在地上。

“你告个屁，没打死你，就算你捡着。”张世民愤愤地回击他，并把一口痰唾在他的脸上。

于景晨和李行真、赵金铃等人一商量，决定暂不焚毁假药了，把它们都装上车，作为物证带回。可这时间，张玉田哭着，拉着于景晨的手说：

“我爷爷死得好惨啊！他死前说，不管你们谁来，一定要到他的坟前去看看他！”

这是个突如其来的问题。她的脑海立即浮现了张忠壮年时期那强悍的身体，粗壮的臂膀，耳边也随即响起了他被郑姐治愈后热爱劳动、热爱生活的快乐歌声：“蓝花花那个开得姣，满村人都笑。我玩起锄头像杆枪，满地的草全除倒……”随着歌声，她回想起那一次郑姐带着她来到北山坡的田里，农民正锄草，郑姐走近张忠，问他锄草能行吗？他并没立即回答，而是用欢喜和感激的目光看着郑姐，然后再把目光移向山野，那里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，其中以蓝花为最多最姣。他一手拄锄，一手向山边一挥，豁亮的歌声像泉水一样涌喷奔流。郑姐听了歌声，脸色变得红扑扑的，走得很远了，才停下来，再望那劳动的人群，深情地夸赞说：“多么好的小伙子！”她心中回想着郑姐回城时的情景：既然上边有精神让回城，我也只能随大流回去了，城里也有我的爱人和孩子。但出自本意，我不想回去，我爱上了这广阔的农村，朴实的人们。张忠的歌唱得多好！想到这里，她感叹地说：“哎，毕竟都走了，留下了这些世代居住在农村的人们！”于景晨回忆着，不知不觉跟随张玉田来到村外的一片荒地，那里确实堆起一座新坟，上面长出一些绿草。张玉田指着坟堆说：

“这就是我爷爷的坟！”说罢，跪倒在坟前哭诉：“爷爷，县领导来看你了。洪前被撤职了！”接着就是单一的呜呜哭声。

于景晨走过去，拉起张玉田，劝说：“别哭了，玉田，以后，咱们建自己的卫生所。”她这样说着，早有眼泪溢出。她想，当年是多么好的一个农村小伙子，如今长眠在地下了，才六十八

岁。她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天气闷热，太阳火辣辣的，一丝风没有，那个长着稀疏新草的坟包宁然地站立着。于景晨她们默默地在坟头站了许久，最后鞠躬行礼，缓缓地离开了。

她们回到村上的时候，村部前站着许多人。洪前不在了，陆进发还在，他一见到于景晨，就大声喊：

“于局长，你看，村民都来了，你们把洪前撤了，也该有个新诊所吧？我看，要是不行，你们几个就别走了，留在咱村上给看病！”

“哈哈，别走了，给咱看病！”一个秃头用淫邪的目光溜了溜于景晨她们，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对了，别走了，给咱看病不是比洪前强百倍！”一个长头发瘦猴脸的年青人也随声附和。

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呢？”赵金铃用凶狠的目光看了看他们，走到陆进发面前，像有雄兵百万似地逼视他问。“你能怎么样？”

秃头和长头发仍然用那种目光看着赵金铃，并向她移近了一些。这就使陆进发有了后盾，他也抬高了声调：

“不这样，那对不起，我要到乡里、县里去告你们！”

“告我们啥？告我们把卖假药的骗子取缔了？”

“他也卖真药呀！”

“不错，给你们头头脑脑的是真药，而且免费，优先服务！”

秃头和长头发认真地听着。

“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讲，洪大夫给多少人服过药呀！”陆进发说。

接着还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话。秃子说：“洪大夫在这儿多长时间了！”

长头发说：“卖假药他也不知道。这年头，什么事都是真真

假假，真假难辩。”

李行真与陆进发他们抢白：“你们这些村里的头头脑脑，有多少百姓因吃了假药，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，造成痛苦，耽误农活，枉花钱呀！又有多少老人，危重病人因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早逝！这些你们都视而不见，还替他喊冤叫屈，百姓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这是夸大其词！”陆进发捋起袖子，瞪大了眼睛。

随后，秃子和长头发也涌向前，作欲打状。

于景晨走过来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有什么意见，咱们可以谈，不必捋胳膊挽袖子瞪眼珠子！”

这时间，拿着车摇把的小王紧紧随在于景晨身后。

“不跟你们谈，我们要上县里谈！”陆进发仍然气势汹汹地说。

“那好啊，欢迎你们去！”于景晨说完，领着金铃和行真上了汽车。

秃子和长头发欲拦，被陆进发阻止。

“我们要卫生所！”人群中持八珍益母丸的那个妇女喊。

“你们放心吧！我们会在这里建立一个为全村百姓服务的卫生所！”赵金铃掷地有声地回答，并且看到了那位妇女真诚渴望的目光，向她点头示意。

秃头和长头发向汽车这边走动，于景晨厉声说：

“请你们不要妨碍公务，有意见咱可以到县里去讲。”

小王举起车摇把，怒声骂道：“杂种！谁敢拦车我打碎他的脑袋！”

他们没敢动手，离车咫尺。于景晨她们毫不示弱地盯着他们，汽车缓缓地驶离了张家村。

当汽车快速行驶在旷野公路上的时候，李行真忽然拍着于景

晨和赵金铃的肩膀说：

“这会儿我们安全了！”

小王不介意地说：“没事儿！”

三个人紧紧地握着手，流下许多的泪水。

一场新雨后，县政府大院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。于景晨感到新鲜，亲切。但是，一些人与她见面，只是轻淡地笑笑，不和她打招呼，她觉得意味深长。

“景晨，回来了，快到我办公室去一趟！”江凌见到她说。

她稍微留意，就看出了江凌的神韵；目光亲切，但有居高临下的气势，话音也比平常响亮。于景晨快步走上前，与江凌握了握手，然后就随江凌来到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局长办公室。江凌给于景晨倒杯水，不无关切地说：

“景晨，咱们都是四十多岁人了，我看随随大流也挺好！”

于景晨喝一口水，平静地问：“有什么反映吗？”

“嗯，满城风雨了，院里也传呢，说你在乡下毁诊所，搞动乱，打医生。”

“江凌，不是我不随大流，乡下农民实在是就医难呀！如果我做其他工作，也不会闹得天翻地覆！”接着，于景晨就把乡下的调查，所见所闻都讲给江凌，江凌没插一句话，给于景晨倒了两杯水，然后拿起笔和本子，认真记起来。忽然，楼下赵金铃喊：

“于局长，于局长，人大那边打来电话，让你去说明情况！”

“别急，对我说完！”江凌对于景晨说，然后推开窗户，对赵金铃答：“于局长在我这里，她一会儿就去人大！”说完又关上窗户，继续听于景晨讲。江凌听着听着，她那并非和善的眼睛闪起犀利的光，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起，听完了，她愤慨地说：“这